



## 桑梓浴霞光 李园居安

闲梦远，昨夜又回乡。梦里又回到双河。我出生在金寨龙潭，上初中开始住校。从那时起，生我养我的故乡已渐行渐远。双河中学，是我的母校，距离老家约四十华里。那时，高中两年制，上世纪80年代最初两年在这儿读书。四年之后，我又回到了母校，称呼变成了老师。在这里田园诗意，教坛耕读，加上之前的读书时光，我在双河镇生活整整十三年，比生活在老家的时间还多。

读书的时候，寝室就在双河山南坡的最后一排，白墙黛瓦的男生宿舍掩映在梧桐树的绿冠之中。宿舍后面的山坡上有一条斜坡路，通往双河大庙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学校在家族祠堂或寺庙里的情况并不鲜见，我读书的龙潭小学就在原来的付家祠堂，双河中学附近还有个黄鹄寺小学，也是类似。双河大庙一度是双河镇中校址，也叫大庙初中。镇中在校学生很多，放学时漫山遍野都是学生，由于双河山东北坡的坡度大，小孩子们大多是跑下山脚的。等到我回双河工作时，这里已经是双河大庙了，只是那时，称双河道观的人似乎多了起来。

在双河中学工作的头几年，我住在山脚下的大操场边。我的一位形俊中慧的老师，当时已经供职于县宗教局。一次，老师和他的同仁准备去道观公干，知道我就住在山脚下，所以叫上我一同前往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参访双河道观。我们一行沿着三十六级台阶拾级而上，跨过高高的门槛，进入巍峨的东岳府，迎接我们的前任住持张忠芳率一干教职人员边走边谈：“双河道观鼎盛时期有楼宇九十九间半，外设一宅两院又五十间。那时的道宫像城郭一样雄踞双河山顶，双河山又是九龙传珠之地，又称九龙山。这里的东岳府是《隋唐演义》中东岳大帝黄飞虎的府邸……”

接下来几年的双河，改革开放，日新月异。区镇上的供销社、食品站、粮站逐步放开，职工分流，大集体企业责任到人。中学调整了办学思路。道观住持交班。新任住持年轻富有朝气，具有开拓创新精神。上任伊始，即在观中修建了一座巍峨的仿古塔式观音阁。近年来又在观里开辟了书画长廊，还新建了一个红色文化教育长廊。从红色长廊里还真了解到不少曾经发生在这双河山上的红色故事。这里曾经是新文化传播地，1910年冯翁亭于双河道观创办新两等小学堂，后改为商城县第六小学，学生所学内容除四书五经外，还有算术等新学科，1925年至1926年洪学智将军在此校上学读书。1929年立夏起义后，为扩大马列主义宣传

面，在双河道观建立列宁小学。不止这些，这里也是大革命高潮时期红色政权所在地和革命斗争发生地，1929年9月，境内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八乡苏维埃政府在双河道观成立。

我是在1997年暑假，通过全县教师公开招聘考试进入县城一中的。这之前一直在双河。结婚时，学校给我安排婚房，又安排在山坡上的最后一排，就是我们上学时的宿舍，正好时隔十年，又住回这一排。虽说还是这一排宿舍，但分配给我的是这一排正中间的两间房，经过改造，又安装了天花板，配置了厨房和客厅，连柴火灶台都帮砌好，这里就摇身变成了我和家人的温暖港湾。山坡东北边，与大庙交界处有一块空地，早已被学校老师家属垦为了菜园子。

因为这离大庙太近，直线距离不足百米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睦邻。在这里，看多了敬意虔诚的香客，适应了日日无休的晨钟暮鼓，习惯了氤氲在空气中的淡淡的硫磺和袅袅的檀香，迷失于大自然的田园诗画以及在校园里的闲适安逸。在这里六年，成家生子，读书写作。这里是故事的起源，主人公又是从这里走向远方。

昨晚梦见的庙会还是三十年前的热闹景象。鄂豫皖三省邻近十几个县的商贩云集这里，都希望赚个盆满钵满，道路两边全是用帆布搭成的临时商铺，里面堆满各种商品。庙会也是一个赶集的好日子，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，香客们总是带足盘缠算计着要买回去的家私，并且他们总能淘到他们心仪的宝贝。马戏团也会来凑热闹，巨大的伞形帐篷，高高挂起的幡牌是他们的招牌，刺耳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夸张的节目内容招引香客。我也陪老家来的客人看过马戏表演，当我看到演员们的高难度危险动作时，我总是把目光看向别处，我不忍心目睹他们的艰辛与危难。我在双河的那些年，乡里乡亲总会在这时来我家带来板栗花生，还有软糯的红薯干等各种农家小食。

三十多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在科技发展如此迅猛的大环境下，庙会也会与时俱进吧？

## 大伯母 崔志强

家里有事，大伯母又来了。再不是以前那个走路带风、高声大嗓的伯母，而是步履缓慢、说话轻声的伯母，但做事依然踏实，吃苦耐劳，整日待在厨间忙忙碌碌，烧锅做饭。就是吃饭也不上桌，嫌点菜自个在厨房吃，吃好又在厨房忙碌，很少看见她闲闲坐着。

大伯母是吃过苦的人，四个男孩、一个女孩，五个子女拉扯大挺不容易的，两个小男孩又调皮，常惹事，打打闹闹，免不了这家上门那家上门，大伯母赔尽不是。大伯脾气又躁，动辄发火，让大伯母受尽委屈。但大伯母从没想过离开这个家，而是任劳任怨，始终如老母鸡护着鸡雏样维护着这个家。现在这个家终于熬出头，子女都成家立业，调皮的两个男丁也有了的家庭和事业。但大伯母并没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感觉，没有做甩手掌柜，而是仍操持这个大家，子女有事一请即到，好像仍是她的事，就是亲朋好友家里的红白喜事，她也当做自家的事，义不容辞挑起担子。我们兄妹三个结婚、父亲的丧事，都看见大伯母忙碌的影子。

她做的菜很好吃，色香味俱全，典型的徽菜风味，望着就有食欲。现在每天二三十口人的饭菜，让大伯母很费了一番心。从采买到择菜、净洗再到烹饪，都是大伯母一人安排，有时亲力亲为，但都有条不紊，有声有色。但大伯母毕竟古稀之人，劳累一天到晚上的动作就迟缓多了，刀一下一下起落，步子更缓了，但她从不言苦，直待到席散人走，她才歇息，第二日又复如是。

以前大伯母我很少接触，我不喜串门，性懒，不了

解大伯母这个人。我们家族是个大家族，大伯、小叔、三叔、四叔、大姑、小姑和父亲，一共七兄妹，又各自繁衍出一大帮子女，如果全部聚会，我想抵得上一场小型婚宴，家族事情可谓多矣，但一旦有事，大伯母是必到的。一个识字不多的女人虽然讲不来宏篇大论，但她的行动却诠释了一切，我很佩服大伯母。

大伯母是个安静的人，家族有事聚会，她除了忙碌，还是忙碌，很少言辞滔滔。但她做人工作却是如春雨化物，叔伯弟兄、姑嫂妯娌就是孙辈间有不快有龃龉了，她被请去前去劝解，虽然语声不大，言辞不宏，但最后都破涕为笑，块垒消解。也许源于她的方式，她的阅历，更源于她的人品，她宽宏大量、设身处地，总是为别人着想。

大伯母是个素朴的人，穿着一年到头好像都不变，栖身的老房也是几十年不变，三间平房，待在老街一角，采光不太好，大伯母和大伯结婚时就栖居于此，虽然子女想让她搬迁或翻建一下，但她都不愿意，说这样好得很，其实心里是不想费钱，麻烦子女。好在大伯母身体无恙，虽然很消瘦，但无大毛病。

心善、辛苦的人应有美好的人生，大伯母的人生也是她亲手绘就的。

## 我为生活跳支舞

刘海燕

我时常回想，如果四十三岁生日那天，我没有遵从内心的召唤，而是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意见和外在的评价，放弃为自己报舞蹈课，也许我此生真的就与舞蹈绝缘了，也不会体会到活出自我的快乐与自信。我是一个七零后，大概从三四岁起就开始收听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小喇叭节目了，也是从节目里我学会了唱儿歌。那时我们村上只有一台电视机，每天定时定点播放新闻联播和电视剧，我没上过幼儿园，所以压根不知道“舞蹈”是啥，但只要“小喇叭”里播放儿歌，我就会身不由己地跟着节奏自由晃动，全身心融入在悠扬婉转的歌声里。

第一次认识舞蹈是来自于语文老师办公桌上的一本彩色的杂志，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。杂志封皮上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了我。女孩高高挽起丸子头，穿着轻盈蓬松的紫色纱裙，精致的脸庞微微扬起，两支纤细白皙的手臂，一只高高抬起，另一只与肩膀平行；一只脚轻轻踮起挺拔的身姿，另一只脚跳跃在半空。我问老师，这个女孩在干啥？老师说，她在跳舞，这是芭蕾舞。我盯着女孩的眼睛出神，心里百感交集，原来这是跳舞啊，好美啊，从那天我萌生了学跳舞的想法。

那时村里条件不错的家庭已经开始利用暑假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。我二叔家的两个孩子就在县里体育场文化馆学习武术和美术，令我羡慕不已。于是我央求母亲让我去县里学舞蹈。父亲风里来雨里去地卖豆腐，母亲隔三差五生病，家里刚刚解决温饱问题，经不住我的反复恳求，母亲露出了为难的神色。于是带着我去舅舅家问问我能不能学舞蹈。因为舅舅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，在县里有体面的工作，他的话在母亲心里很有分量，也决定了我能不能去学跳舞。

舅舅建议我暑假好好把语文课文背一背，多做一些数学题，先把学习成绩提上去。我心里沮丧极了，太渴望跳舞了。于是我学着电视上的舞蹈演员当众给大人们表演劈横叉，结果胳膊腿太硬没拉开，一屁股歪倒在地上。

为什么我会在四十三岁那年又重新萌生跳舞的想法呢？最主要个人身体健康问题，四十岁是一个尴尬的年龄，年轻人觉得你老了，老年人觉得你还年轻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对家人只能报喜不报忧，难的时候只能硬撑着。随着体检报告上问题的逐渐累积增多，使我意识到再不注重健康问题，以后身体状态会更不好。

每年生日，我都会为自己送一份礼物，四十三岁也不例外。那天我翻看手机又见到了那个紫色纱裙芭蕾舞女孩，我的心像被电击一样瞬间坐起来，灵机一动我还是想学跳舞。但芭蕾不适合中年的我，胳膊腿都仿佛禁锢在条条框框里，想要跳舞还是从零基础开始，于是我本着出行方便的原则，在附近的舞蹈室为自己购买了一节中国舞试课。

试课那天我没有舞鞋，没有舞服，只有一颗喜欢跳舞的心。当音乐响起时，我跟随舞蹈老师慢慢模仿，镜子里仿佛看到了年幼时在姥姥家的土炕上练习劈横叉下腰，在麦草垛旁练习倒立，在盛开着蔷薇花的小路上独自跳舞的小女孩，她冲我微笑，我却满含热泪。

